

杜甫集校注

四



〔唐〕杜甫著
謝思煒校注

杜甫集校注

四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杜工部集卷第九

近體詩八十五首

天寶未亂及陷賊中作

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

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〔一〕。

配極玄都闕，憑高禁禦長〔一〕。守祧嚴具禮，掌節鎮非常〔三〕。碧瓦初寒外，金莖一氣旁〔四〕。山河扶繡戶，日月近雕梁〔五〕。仙李盤根大，猗蘭弈葉光〔六〕。世家遺舊史〔二〕，道德付今王〔三〕。畫手看前輩，吳生遠擅場〔八〕。森羅移地軸〔九〕，妙絕動宮牆。五聖聯龍袞〔四〕，千官列雁行〔五〕。冕旒俱秀發〔二〕，旌旆盡飛揚。翠柏深留景，紅梨迴得霜。風箏吹玉柱，露井凍銀床〔六〕。身退卑周室，經傳拱漢皇〔一三〕。谷神如不死，養拙更何鄉〔二一四〕。（0409）

【校】

- ① 高，錢箋作「虛」，校：「一作高。又作空。」禦，錢箋校：「一作禦。」《九家》作「纂」。
- ② 遺，錢箋校：「一作隨。」
- ③ 付，錢箋校：「一作冠。」
- ④ 聯，錢箋校：「晉作連。」
- ⑤ 列，錢箋校：「一作引。」
- ⑥ 凍，《文苑英華》作「動」。
- ⑦ 鄉，宋本、錢箋校：「一作方。」

【注】

黃鶴注：詩所言「五聖聯龍袞」，却是天寶八年（七四九）閏六月事，當是其年冬作。蓋天寶九年已歸長安，獻三大禮賦。錢箋謂詩作於玄元廟稱廟之時，當是開元末年。

〔一〕玄元皇帝廟：《舊唐書·禮儀志》：「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己丑，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，並置崇玄學。其生徒令習《道德經》及《莊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文子》等，每年準明經例舉送。至閏四月，玄宗夢京師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，求得之於盤屋樓觀之側。至天寶元年正月癸丑，陳王府參軍田同秀稱於京永昌街空中見玄元皇帝，以『天下太平、聖壽無疆』之言傳於玄宗，仍云桃林縣故關令尹喜宅傍有靈寶符。發使求之，十七日，獻於含元殿。於是置玄元廟於太寧」

坊，東都於積善坊舊邸。……二年正月丙辰，加玄元皇帝尊號『大聖祖』三字，崇玄學改崇玄館。……三月壬子，親謁玄元宮……西京玄元廟爲太清宮，東京爲太微宮，天下諸州爲紫極宮。」

〔二〕配極二句：《九家》趙注：「配極之義，杜《補遺》以爲配紫極，是。蓋紫極，北極也。晉謝安建宮室，體合辰極，乃其義也。以廟在城之北，故曰配極。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「已更命信宮爲極廟，象天極。」索隱：「爲宮廟象天極，故曰極廟。《天官書》曰『中宮曰天極』是也。」朱鶴齡注引此。《雲笈七籤》卷二「天地部」：「四天之上則爲梵行，梵行之上則是上清之天，玉京玄都，紫微宮也，乃太上道君所治，真人所登也。《九家》趙注：「玄都，丹臺，仙真之所也，故用玄都言廟。」按，玄都爲道教慣用，修道之所名玄都，修道之人稱玄都客。《詩·魯頌·閟宮》：「閟宮有恤。」傳：「閟，閉也。先妣姜嫄之廟，在周常閉而無事。」朱鶴齡注：「玄元廟在北邙山上，故曰憑高。」揚雄《羽獵賦》：「器械儲侍，禁禦所營。」《文選》李善注：「應劭曰：禦，禁也，謂禁止往來。」《漢書·宣帝紀》：「又詔池籙未御幸者，假與貧民。」注：「蘇林曰：折竹以繩綿連禁禦，使人不得往來，律名爲籙。」

〔三〕守桃二句：《周禮·春官·守桃》：「守桃掌守先王先公之廟桃，其遺衣服藏焉。」注：「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。遷主所藏曰桃。先公之遷主，藏於后稷之廟。先王之遷主，藏於文武之廟。」《舊唐書·高宗紀》：「幸老君廟，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，創造祠堂。其廟置令、丞各一員。」《九家》趙注：「既尊玄元爲聖祖，故監廟者得謂之守桃。」錢箋：「今于玄元之廟，嚴守桃

之禮，不亦過乎。」按，杜用語甚謹嚴，錢箋無謂。《周禮·地官·掌節》：「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，以輔王命。」《九家》趙注：「必有御賜之信以爲鎮，故得借掌節以爲言。」

〔四〕金莖句：班固《西都賦》：「抗仙掌以承露，擢雙立之金莖。」《文選》李善注：「《漢書》曰：孝武又作柏梁、銅柱、承露仙人掌之屬矣。金莖，銅柱也。」《九家》趙注：「金莖，廟中未必有，詩人言之，以壯宮殿之形勢耳。」曹植《承露盤頌銘》：「皇帝乃詔有司，鑄銅建承露盤，莖長十二丈。」朱鶴齡注：「則洛城金莖固有之矣。」

〔五〕山河二句：《南史·陳帝紀》後主「及從東巡，登芒山，侍飲，賦詩曰：日月光天德，山川壯帝居。」沈約《臨春風》：「鳴珠簾於繡戶，散芳塵於綺席。」檀秀才《陽春歌》：「青春獻初歲，白日映雕梁。」

〔六〕仙李二句：《藝文類聚》卷七八引《神仙傳》：「老子姓李名耳……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，生而能言，指李樹曰：以此爲我姓。」庾信《至老子廟應詔》：「氍毹新鵠小，盤根古樹低。」《分門》洙曰引《漢武帝故事》：「孝景王后夢日入其懷，以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。」《九家》趙注謂用《琴操·猗蘭操》「孔子見薜蘭獨茂，喟然歎曰：夫蘭當爲王者香」；「以李氏之世譬之猗蘭，蓋亦孔子所謂蘭爲王者香也。」錢箋：「以『猗蘭』對『仙李』，亦以漢武比玄宗也。」《晉書·李暠傳》：「文桓嗣位，弈葉載德。」

〔七〕世家二句：《分門》洙曰：「《史記》有《老子傳》而無世家。」朱鶴齡注：「謂《史記》世家不列老子。」《新唐書·選舉志》：「及注《老子道德經》成，詔天下藏其書，貢舉減《尚書》、《論語》策，而

加試《老子》。《唐會要》卷三六《修撰》：「（開元二十三年）其年三月二十七日，上注《老子》，並修《疏義》八卷，並製《開元文字音義》三十卷，頒示公卿。」

〔八〕畫手二句：朱景玄《唐朝名畫錄》：「吳道玄字道子，東京陽翟人也。少孤貧，天授之性，年未弱冠，窮丹青之妙。浪跡東洛，時明皇知其名，召入內供奉。開元中，駕幸東洛，吳生與裴旻將軍、張旭長史相遇，各陳其能。……又畫玄元廟五聖千官，宮殿冠冕，勢傾雲龍，心歸造化。故杜員外詩云：『森羅回地軸，妙絕動宮牆。』《唐國史補》卷上：『郭曖，昇平公主駙馬也。盛集文士，即席賦詩。……是會也，李端擅場；《送王相公之鎮幽朔》，韓翃擅場；《送劉相之巡江淮》，錢起擅場。《九家》趙注：『擅場，蓋取鬪雞之勝者言之。』曹植《鬪雞詩》：『願蒙狸膏助，常得擅此場。』」

〔九〕森羅句：范縝《神滅論》：「若陶甄稟於自然，森羅均於獨化。」地軸，見卷一《三川觀水漲二十韻》（0043）注。

〔一〇〕五聖二句：《舊唐書·禮儀志》：「（天寶八載）閏六月四日，玄宗朝太清宮，加聖祖玄元皇帝尊號曰『聖祖大道玄元皇帝』，高祖、太宗、高宗、中宗、睿宗尊號並加『大聖』字，皇后並加『順聖』字。」康駢《劇談錄》卷下：「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，南有老君廟，臺殿高敞，下瞰伊洛。神仙泥塑之像，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，奇巧精嚴，見者增敬。壁有吳道玄畫五聖真容及《老子化胡經》事，丹青絕妙，古今無比。」《唐會要》卷五〇《尊崇道教》：「於是置玄元皇帝廟於大寧坊西南角，東都置於積善坊臨淄舊邸。廟初成，命工人於大白山砥石爲玄元皇帝聖容，又采白石爲玄

宗聖容，侍立於玄元皇帝之右，衣以王者袞冕之服。又於像東設立白石，爲李林甫、陳希烈像。林甫犯事，又改刻石爲楊國忠代焉。至德中，克復上都，盡毀瘞之。」錢箋：「知吳生所畫千官，皆生面也。」按，此記西京玄元廟，東都廟似無石像。

〔一一〕冕旒句：《禮記·禮器》：「天子之冕，朱綠藻十有二旒，諸侯九，上大夫七。」

〔一二〕風箏二句：《分門》洙曰：「風箏，謂製箏挂於風際，風至則鳴也。」司空曙《風箏》：「高風吹玉柱，萬籟忽齊飄。」鮑溶《風箏》：「何響與天通，瑤箏挂望中。」楊慎《丹鉛總錄》卷二〇：「古人殿閣簷棧間有風琴、風箏，皆因風動而成音，自諧宮商。元微之詩：『烏啄風箏碎珠玉。』高駢有《夜聽風箏》詩云：『夜靜絃聲響碧空，宮商信任往來風。依稀似曲纔堪聽，又被風吹別調中。』……此乃簷下鐵馬也。」《相和歌辭·淮南王》：「後園鑿井銀作床，金瓶素綆汲寒漿。」庾肩吾《九日侍宴樂游苑應令》：「玉醴吹岩菊，銀床落井桐。」吳曾《能改齋漫錄》卷六：「按，《山海經》曰：『海內崑崙墟，在西北，帝之下都。高萬仞，面有九井，以玉爲檻。』郭璞注曰：『檻，欄也。』故梁簡文《雙桐生空井》詩云：『銀床繫轆轤。』……蓋銀床者，以銀作欄，猶《山海經》所謂以玉爲欄耳。」朱鶴齡注引《名義考》：「銀床非井欄，乃轆轤架也。」施鴻保云：「今按《釋名》：床，裝也。所以裝物者，皆謂之床，如筆床、墨床、鼓床、琴床之類。轆轤所以便轉，架即兩邊植木，以其裝轆轤，故亦名床。」按，《太平御覽》卷四三引《山經》：「皖山東面有激水，冬夏懸流，狀如瀑布，下有九井，井有一石床，可容百人。」則井床不同於井檻，亦非轆轤架，蓋指井口石板及井檻。

〔一三〕身退二句：《史記·老子韓非列傳》：「老子者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。姓李氏，名耳，字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……居周久之，見周之衰，乃遂去。」《藝文類聚》卷七八引《神仙傳》：「河上公，莫知姓名也。漢孝景帝時，結草爲菴於河湄，嘗讀《老子經》。景帝好老子之言，有所不知數事，莫能通者，聞人說河上公讀《老子》，乃遣人咨所不解事以問之。河上公曰：『道尊德貴，非可遙問也。』帝即駕而從之，公以素書二卷與帝，曰：『熟省此，則皆疑了，不事多言言也。勿以示非人。』言畢失其所在。」《九家》趙注：「其經所傳之人，可用之以拱翼漢皇，指言文、景之間崇黃老之教也。」《唐會要》卷七七《論經義》：「（開元七年）其年四月七日，左庶子劉子玄上《孝經注》，議曰：『……按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，注《老子》者三家，河上所釋，無聞焉爾。豈非注者欲神其事，故假造其說耶？其言鄙陋，其理乖訛，豈如王弼所著，義旨爲優。必黜河上公，升王輔嗣。』國子祭酒司馬貞議曰：『……又注《老子》河上公，蓋憑虛立號，漢史實無其人。然其注以養神爲宗，以無爲爲體。其辭近，其理弘，小足以修身絜誠，大可以寧人安國。……今望請王、河二注，令學者俱行。』」

〔一四〕谷神二句：《老子》六章：「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」釋文：「谷，中央無者也。河上本作浴。浴者養也。」四十五章：「大巧若拙。」潘岳《閑居賦》：「仰衆妙而絕思，終優游以養拙。」《九家》趙注：「鄉，如所謂道德之鄉，與『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』同義，不必指洛城也。」《道德之鄉》見《莊子·山木》。

張戒《歲寒堂詩話》卷下：「以神武定天下，高祖、太宗之功也，何必以家世不若商周爲愧，而妄認老子爲祖，必不足以爲榮，而適足以貽世笑。子美云『世家遺舊史』，謂老子爲唐之祖，其家世不見於舊史也。『守桃嚴具禮』，謂以宗廟事之也。『五聖』、『千官』等句，雖若狀吳生畫手之工，而其實謂無故而畫五聖千官於此也。凡此事既明白，但直叙其事，是非自見，六義所謂賦也。身退知周室之卑，漢文景尚黃老，垂拱無爲而天下治，老子之道如此。故子美云『谷神如不死，養拙更何鄉』也。」

錢箋：「『配極』四句，言玄元廟用宗廟之禮，爲不經也。『碧瓦』四句，譏其宮殿踰制也。『世家遺舊史』，謂《史記》不列於世家，開元中敕升爲列傳之首，然不能升之于世家，蓋微詞也。『道德付今王』，謂玄宗親注《道德經》及置崇玄學，然未必知道德之意，亦微詞也。『畫手』以下，記吳生畫圖，冕旒旌旆，炫耀耳目，爲近于兒戲也。《老子》五千言，其要在清靜無爲，理國立身，是故身退則周衰。經傳則漢盛，即令不死，亦當藏名養拙，安肯憑人降形，爲妖爲神，以博世主之崇奉也。『身退』以下四句，一篇諷諭之意，總見於此。」

仇注引毛先舒曰：「此篇錢氏以爲皆屬諷刺，不知詩人忠厚爲心，況於子美耶。即如明皇失德致亂，子美於《洞房》、《宿昔》諸作及《千秋節有感》二首，何等含蓄溫和。況玄元致祭立廟，起於唐高祖，歷世沿祀，不始明皇。在洛城廟中，又五聖並列，臣子入謁，宜何如肅將者。且子美後來獻三大禮賦，其《朝獻太清宮》，即老子廟也。賦中竭力鋪揚，若先刺後頌，則

自相矛盾亦甚矣。子美必不出此也。」

浦起龍云：「字字典重，句句高華。據事直書，不參議論，純是頌體。而細繹之，『配極』四句，亦似鉅典，亦似悖禮。『碧瓦』四句，亦似壯觀，亦似踰制。『蟠根』、『弈葉』，亦似綿遠，亦似矯誣。『遺舊史』，亦似反挑，亦似實刺。『付今王』，亦似同揆，亦似假託。紀畫處亦似尊崇，亦似涉戲。谷神何鄉，亦似呼吸可接，亦似神靈不依。而讀去毫無圭角，所以爲佳。錢箋語語指斥，意非不是也。但學者不善會之，偏在譏刺一邊看去，則失之遠矣。蓋題係朝廷鉅典，體宜頌揚，非比他事諷諫，尚可顯陳也。」

潘德輿《養一齋李杜詩話》卷三：「詩殆未可以多少論也。然僕竊疑少陵酬應之章，排律爲多，即如《贈翰林張四學士》、《贈集賢崔于二學士》、《贈鮮于京兆》等作，大都褒稱先達，感述沈淪，習染時賢，格亦無甚變化，較之《謁玄元皇帝廟》、《行次昭陵》、《重經昭陵》等作，精力甚遜，蓋亦猶五七律中有率不經意之篇也。平心而論，排律一途，杜直以餘力行之，可慕其宏富，鬪靡誇多，亦不可斥其冗長，舉一廢百。」

行次昭陵〔一〕

舊俗疲庸主，羣雄問獨夫〔二〕。讖歸龍鳳質，威定虎狼都〔三〕。天屬尊堯典，神

功協禹謨^{〔四〕}。風雲隨絕足^①，日月繼高衢^{②〔五〕}。文物多師古，朝廷半老儒^{〔六〕}。直
詞寧戮辱，賢路不崎嶇^{〔七〕}。往者災猶降，蒼生喘未蘇。指麾安率土，盪滌撫洪
鑪^{〔八〕}。壯士悲陵邑，幽人拜鼎湖^{〔九〕}。玉衣晨自舉，鐵馬汗常趨^{③〔一〇〕}。松柏瞻虛
殿^{④〔一一〕}，塵沙立暝途^⑤。寂寥開國日，流恨滿山隅。（0410）

【校】

① 絕，錢箋校：「一作逸。」《文苑英華》作「逸」，校：「集作絕。」

② 繼，錢箋校：「一作享。」

③ 鐵，《文苑英華》作「石」，校：「集作鐵。」趨，宋本作「馳」，出韻。據錢箋等改。

④ 虛，宋本、錢箋、《九家》、《草堂》校：「一作靈。」《文苑英華》校：「集作靈。」

⑤ 暝，錢箋、《草堂》校：「樊作暗。」立暝，《文苑英華》作「暗指」，校：「集作立暝。」

【注】

黃鶴注：當是天寶五年（七四六）自東都歸長安時作。朱鶴齡注：《草堂詩箋》序於《北征》詩後，
良是。蓋省家鄜州，道經此也。

〔一〕 昭陵：《舊唐書·地理志》京兆府醴泉縣：「貞觀十年，置昭陵於九峻山，因析雲陽、咸陽二縣

置醴泉縣。《唐會要》卷二〇《陵議》：「至（貞觀）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，山陵畢。上欲闡揚先帝徽烈，乃令匠人琢石，寫諸蕃君長、貞觀中擒伏歸化者形狀，而刻其官名。」注：「陵在醴泉縣，因九峻層峰，鑿山南面，深七十五丈，爲玄宮。緣山傍岩，架梁爲棧道，懸絕百仞，繞山二百三十步，始達玄宮門。頂上亦起神游殿。文德皇后即玄宮後，有五重石門，其門外於雙棧道上起舍，宮人供養如平常。及太宗山陵畢，宮人欲依故事留棧道，惟舊山陵使閻立德奏曰：『玄宮棧道，本留擬有今日，今既始終永畢，與前事不同。謹按故事，惟有寢宮安供養奉之法，而無陵上侍衛之儀，望除棧道，固同山岳。』上嗚咽不許。長孫無忌等援引《禮經》，重有表請，乃依奏。」突厥頡得可汗……等十四人，列於陵司馬北門內，九峻山之陰，以旌武功。乃又刻石爲常所乘破敵馬六匹於闕下也。」

〔二〕舊俗二句：《分門》洙曰：「群雄，如李密之流也。」《九家》趙注：「庸主、獨夫，指隋煬帝也。舊俗，謂隋民疲困於庸昏之主。」

〔三〕讖歸二句：《隋書·李渾傳》：「後帝討遼東，有方士安伽陀，自言曉圖讖，謂帝曰：『當有李氏應爲天子。』勸盡誅海內凡姓李者。」《舊唐書·五行志》：「隋末有謠云：『桃李子，洪水繞楊山。』煬帝疑李氏有受命之符，故誅李金才。後李密據洛口倉以應其讖。」《李軌傳》：「曹珍曰：『常聞圖讖云李氏當王。今軌在謀中，豈非天命也？』遂拜賀之，推以爲主。」《劉文靜傳》：「文靜因謂裴寂曰：『公豈不聞先發制人，後發制於人乎？唐公名應圖讖，聞於天下，何乃推延，自貽禍釁。』」《太宗紀》：「太宗時年四歲，有書生自言善相，謁高祖曰：『公貴人也，且

有貴子。』見太宗，曰：『龍鳳之姿，天日之表。年將二十，必能濟世安民矣。』高祖懼其言泄，將殺之，忽失所在，因采『濟世安民』之義以爲名焉。』《史記·蘇秦列傳》：「夫秦，虎狼之國也。」《九家》趙注：「太宗之取天下，先定關中，故曰威定虎狼都。」顧炎武《日知錄》卷二七：「此乃用《秦本紀》贊：『據狼弧，蹈參伐。』參爲白虎，秦之分星也。」

〔四〕天屬二句：《九家》趙注：「尊堯典，謂尊高祖之法度，豈亦以高祖爲神堯皇帝，故得用堯典字耶。」朱鶴齡注：「高祖謚神堯，其傳位如堯禪舜，故曰『尊堯典』。」蔡琰《悲憤詩》：「天屬綴人心，念別無會期。」《分門》洙曰：「父子，天屬也。」《九家》趙注：「蓋所謂禹成厥功，而《書》有《禹謨》也。」朱鶴齡注：「《禹謨》：『九功惟叙。』太宗作樂，有九功舞，其盛可配神禹，故曰『協禹謨』。」

〔五〕風雲二句：王粲《登樓賦》：「惟日月之逾邁兮，俟河清之未極。冀王道之一平兮，假高衢而騁力。」《文選》李善注：「高衢，謂大道也。」朱鶴齡注：「言房、杜諸公乘風雲之會，依日月之光也。」施鴻保謂此二句仍就太宗說，「繼」謂太宗繼高祖也。

〔六〕文物二句：《左傳》桓公二年：「文物以紀之，聲明以發之。」《書·說命》：「事不師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說攸聞。」仇注：「師古，如製雅樂，定律令，議封建之類。老儒，如用虞世南諸學士。」

〔七〕直詞二句：《說苑·至公》：「久踐高位，妨群賢路。」《九家》趙注：「賢路不崎嶇，則不艱於進用。」仇注：「直詞，如納王珪、魏徵之諫。賢路，如召馬周、劉子翼皆是。」

〔八〕往者四句：張戒《歲寒堂詩話》卷上：「太宗即位之初，兵戈猶未已，然太宗指揮而安率土，遂

盪滌汚俗而致太平，其易如此。」《九家》趙注：「此六句言太宗末年有日食、太白晝見之祥，興翠微、玉華之役，高麗、龜茲之戰，相繼用師，則太宗之意猶欲好大喜功，勤兵於遠。立思方如此，遽爾升遐，故繼之以『壯士悲陵邑』也。」錢箋謂此用班固《東都賦》「往者王莽作逆，漢祚中缺……乃致命乎聖皇，紹百王之荒屯，因造化之盪滌」：「固之賦序建武克命之事，幾二百言，此詩槩括以二十言。」往者災猶見，蓋言天寶之亂，乃隋末之災再降於今日也。指揮盪滌，頌收復之功也。《後漢書·何進傳》：「今將軍總皇威，握兵要，龍驤虎步，高下在心，此猶鼓洪鑪燎毛髮耳。」

〔九〕壯士二句：《易·履卦》：「履道坦坦，幽人貞吉。」《史記·封禪書》：「黃帝采首山銅，鑄鼎於荆山下。鼎既成，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。黃帝上騎，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，龍乃上去。餘小臣不得上，乃悉持龍鬚，龍鬚拔墮，墮黃帝之弓，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，乃抱其弓與胡鬚號。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，其弓曰烏號。」仇注：「壯士，指守陵者。幽人，公謁陵也。」按，說恐倒。幽人謂守陵宮女，壯士蓋泛言謁陵者。唐帝陵有宮女守陵，參卷一《橋陵詩三十韻》因呈縣內諸官《（0037）》注。閻立德所言「無陵上侍衛之儀」，恐非實情。

〔一〇〕玉衣二句：《漢書·霍光傳》：「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，衣五十篋，璧珠璣玉衣。」注：「師古曰：《漢儀注》：以玉爲襦，如鎧狀連綴之，以黃金爲縷，要已下玉爲札，長尺廣二寸半爲甲，下至足，亦綴以黃金縷。」程大昌《演繁露》卷一一：「皆言昭陵神靈也。《三輔故事》：高廟中御衣從篋中出，舞於殿上，冬衣自下在席上。」《漢書·王莽傳》：「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臧在室

匣中者出，自樹立外堂上，良久乃委地。吏卒見者以聞，莽惡之。」錢箋引此，謂程大昌所引非是。《安祿山事迹》卷下：「玄宗數使進兵出關，（哥舒）翰遂領馬步十五萬與賊將崔乾祐會。……陣之既敗也，乾祐領白旗引左右馳突，我軍視之，狀若神鬼。又見黃旗軍數百隊，官軍潛謂是賊，不敢逼之。須臾，又見與乾祐鬪，黃旗不勝，退而又戰者不一，俄然不知所在。後昭陵奏：是日靈宮石人馬汗流。」錢箋：「李義山《復京》詩：『天教李令心如日，可要昭陵石馬來。』韋莊詩：『興慶玉龍寒自躍，昭陵石馬夜空嘶。』蓋詠此事也。鐵馬，當從《英華》作石馬。」按，其說已見《能改齋漫錄》卷六引王原叔說及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前集卷七引《蔡寬夫詩話》。《新唐書·五行志》：「至德二載，昭陵石馬汗出。昔周武帝之克晉州也，齊有石像汗流濕地，此其類也。」此又一事。《日知錄》卷二七：「『往者災猶降』，謂武、韋之禍。『指麾安率土』，謂玄宗再造唐室也。本於太宗之遺德在人，故詩中及之。錢氏謂此詩天寶亂後作，而改『鐵馬』爲『石馬』，以合李義山詩『昭陵石馬』之說，非矣。其《朝享太廟賦》曰：『弓劍皆鳴，汗鑄金之風馬。』在此未亂以前，又將何說？必古記有此事，而今失之耳。」《南史·梁宗室猷傳》：「時江陽人齊苟兒反，衆十萬攻州城，猷兵糧俱盡，人有異心，乃遙禱請救。是日有田老逢一騎，浴鐵從東方來，問去城幾里，曰百四十。時日已晡，騎舉槊曰：『後人來，可令之疾馬，欲及日破賊。』俄有數百騎如風，一騎過請飲，田老問爲誰，曰：『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。』當此時，廟中請祈無驗。十餘日，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者。」仇注：「鐵馬汗趨，疑用此事。」張戒《歲寒堂詩話》卷上：「蓋歎其威靈如在。」浦起龍云：「其必玉衣舉、鐵馬趨，力佑子孫殺賊而後快也。」

〔二〕松柏句：《白虎通義》卷一〇：「《春秋含文嘉》曰：天子墳高三仞，樹以松。諸侯半之，樹以柏。」何思澄《奉和湘東王教班婕妤》：「虛殿簾帷靜，閑階花蕊香。」《唐會要》卷一八《配享功臣雜錄》：「開元十七年玄宗詔：昭陵仿佛，見太宗立於神游殿前，及寢宮聞室中警欬之音，又於寢宮門外設奠以祭，陪陵功臣將相蕭瑀、房玄齡等，如聞蹈舞之聲。」

黃生《杜詩說》：「唐仲言云：明皇任楊李亂政，故有『災猶降』、『喘未蘇』之歎，因思向者之安撫而不可得，是以向山隅流恨。舊解作隋末之亂者，非。按，此說甚是。蓋從『文物』四句讀下，便見今日之朝廷事事與之相反，前者開元之治媲美貞觀者，今已掃地。有志之士皆爲當路沮抑而不得進，安得不望昭陵而興悲乎！」予謂『玉衣』二句，蓋援古事爲形容之語耳。以『鐵』爲『石』，恐後人轉因昭陵有此事，從而改之。不然，祿山之亂，率土翻覆，九廟震驚，何詩中略無一語叙及？恐蹂躪之慘，恢復之功，以『往者』四語當之，亦不甚似。而『寂寥』二語作結，亦不相應也。」

仇注：「此詩中段，向有三說。以災降爲隋末旱災仍降唐初者，張南湖說也。以災降爲韋后亂宮，明皇廓清者，錢牧齋說也。以災降爲祿山倡亂，如隋末兵戈者，朱長孺說也。黃白山謂指天寶季年祿山未亂之先，此說得之。」按，以爲武、韋之禍，顧炎武之說。以爲祿山之亂，則錢、朱之說。